

雪米莉[警]字系列

女俠警神

雪米莉 著



124
82-C2

雪米莉
『警』
字系列

雪米莉 著

女俠警神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梁 伟

版面设计:方 萍

书 名 神警侠女

定 价 8.80 元

作 者 雪米莉

ISBN7-5411-1396-4/I.1310

1995 年 11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40,000 册

印张 8.5 插页

字数 177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内容简介

侠女帮名震港九，她们个个美貌而风流。吸毒、玩枪、赌钱样样精通。有时温柔如大家闺秀，有时凶猛如食子猛虎。她们出入各种高级场所，制造种种案件，让警方防不胜防。

中环警局探长刘炜奉命破案，他刚从国际刑警组织受训归来。不久，化为富商，勾结十四 K 帮头目王涛，逐步寻清侠女白芹、周雨芳、燕春、吴洁兰等的身世稳私。其中数燕春最为美艳动人，为王涛姘妇。刘炜发现王涛与一富商之女结婚并生子，刘炜告之燕春。于是侠女帮与十四 K 党发生种种冲突。刘炜从中救走燕春，燕春锒铛入狱，眼中含露深情……

序 引

我又看到那么多的光辉
降落在
那梯子的梯级上
仿佛天上的星星都落了下来

雪白的太阳是那么耀眼，几乎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眯缝起眼睛。微风轻拂，撩拨着女人们头上的发丝。

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却蕴含着无尽的哀愁。

周围是一片沉寂，沉静中连鸟的鸣叫也悠远了。

刘炜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仿佛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随她而去。当他睁开眼时，目光呆滞，面色苍白，活像是一具僵尸。往日恢宏的气度也不复存在，一身黑色的警服将他映衬得庄严而肃穆。

他呆呆地站在火热的骄阳下，漫无目的地凝视。他的眼睛又闭上了，闭得很紧，他企图把上下眼睑嵌合在一起。

此刻，他多想永远不再睁开，因为她已经不存在了，她再也不会将一往情深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心扉。

远处微风在低呼，但他什么都感觉不到，觉得什么都没

有，这是为什么？他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呢？他问着自己，难道她真的不存在了吗？或者还是一种幻觉？

一阵莫名的惊恐向他骤然袭来，他记不起她的脸型，她的发式，她那清澈眸子的颜色，她那颗脸庞上醒目的、深刻得让他揪心的黑痣……他猛然睁开眼睛，像是突然撑开攥紧的拳头，泪水沿眼睑倾泄而下。霎时，太阳烁得他的眼睛发花，他努力适应了一下光线，看清了周围的一切，还是那么静寂而冷清，沉陷的记忆全都浮泛而起。他忆起了“伊甸园”的梦……

时间已过去很久了，刘炜仍在默默地思念着。……现在她离去了……就在昨天。

光晕在他的头顶回旋，他感到阳光似乎要摄去他的灵魂，去追随她吧！

因为她的离去，欢乐也随她而去，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他小心翼翼地开启枪套，拿出手枪。枪体在阳光的映射下乌黑发亮，摸着它，感到触摸到她绵绵情意的肌肤。

他拿起手枪，心念恍惚，去追随她，在另一个世界，灵魂与她相伴，他举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板机。

不是为了殉情。

只是离开她，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第一章

香港九龙，“凝香庐”别墅。

广袤的天空，没有星辉。

只有绵绵无期的细雨与黑暗笼罩四野，笼罩若隐若现，闪烁迷离的香港九龙的霓虹街灯。

警戒森严的“凝香庐”别墅内，客厅中央纯白色真皮沙发上独坐着的何天雄正陷入焦灼不安的状态之中，曾经不可一世，骄横傲慢的神情此刻在室内幽暗淡红的灯光照耀之中消失殆尽。

明晰的额角深凿着一个凝重的“川”字。

远处“嗙……”地一声轻啸，一辆林肯牌轿车在别墅的大门外嘎然而止。

紧接着车门打开，跳出两名面孔冷峻的保镖模样的青年，两双夜鹰一般的眼睛不断地扫着周围……。

最后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身着名贵的皮尔·卡丹流线型西服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他就是王涛，黑道上称他为“冷静的狼”，是何天雄的第一得力助手。在阴雨菲菲的暗夜之中，他的眼神是那样的灰暗又是那么地深不可测，像“黑洞”。

当他的脚刚立于雨夜的天地之间，两名保镖一左一右迅速地护着他，三人一言不发地疾步走向别墅，别墅各个角落持枪的守卫毕恭毕敬唯唯喏喏地向他致意，身后黑夜掩饰了一切。

当三人走近客厅，两名保镖习惯性地留在门外，王涛放慢脚步，轻推开客厅的门，诚惶诚恐地走向何天雄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一阵沉默，时间似乎被凝固。

王涛一进入客厅就感到了气氛的冷凝。眼角悄然地扫视到何天雄颓然的神态，他感到震惊，这是他跟随何天雄十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种神态，因为何天雄在他的心目中是坚不可摧的山峰，他——王涛，永远只能仰视这座山峰。

他迅速做出了判断，老头子遇到了他一生中不曾有过的麻烦。

王涛见状，很有策略地打破了沉闷。

“何叔——，您身体——”

“哦！阿涛。”何天雄终于抬起了沉重的头颅，低哼一声，眼光瞟忽着王涛，然后哀怨地咕哝道：“雷震子，他到了香港。”

“雷震子，”王涛惊骇了，“十年前，他不是葬身鱼腹了吗？”他急切地追问。

“不，他还活着，是来要我这把老骨头的。”何天雄像一条即将死去的鱼似的，在吐着最后一串气泡。

“他来拜访过了？”

“是的。他来下了战书，欲设一场赌局。然而，你是知道何叔的，已经金盆洗手十年，你看，你看看我的手。”

何天雄无力地抬起双手，微微地翻转着，在王涛的眼前不断地摇晃。

王涛只感到眼前摇晃的不是一双手，那苍白无力，僵硬瘦削的手指，仿佛像一双被岁月风化了了的、失去生命机能的白骨。

然而，这双手也令他想到了另一双白皙纤嫩，魔力无边的女性的温情之手，两双形成强烈反差的手在他的脑海中晃动。

“难道我们只能迎接这场赌局的挑战吗？”王涛发话了，语气中略带强硬。

何天雄很快明白了王涛的话中之意，他缓缓地无可奈何地回道：“我们别无选择，如果用武力制服他，那无疑是以卵击石。”

“为什么？”王涛又一次震惊了。

“因为雷震子不是单身而来，据日方的一些朋友透露，他这次来是代表东洋的三口组，不仅是对付我，而是要扫平整个香港。”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联络香港所有的黑帮头子共同对付三口组。”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何天雄在昏暗的灯光中摆摆手，“我们十四 K 帮势力虽然逐渐强大。但是在扩张中树敌太多，要化敌为友，非几日办得到，况且雷震子锋芒直逼，时间紧迫，看来我已无回天之力了。”何天雄长叹一声。

此时的何天雄像一座在消亡之中的冰山，一瞬间，在王涛的心目中，他——何天雄已经不再是一座镇他之山，他看到了消亡的悲壮，也看到了自己的出头之日，他只感到一股深压已

久的力量在喷薄，在漾荡，在奔涌。

“我必须取而代之。”王涛在心中默念，然而在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依然是忠实的诚惶诚恐。

于是他又想到了那一双女性之手。

“何叔，大敌当前，不必大虑，俗语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想到了一个人，定能制服雷震子！”王涛平静地注视着何天雄。

“谁？”何天雄兴奋起来。片刻之后，却又颓然了，“普天之下，能赢雷振子的了了无几。”

“何叔的眼光看得太老了。”

“你说是谁？”何天雄问。

“侠女帮的燕春，”王涛平静地说。

“荒唐！她玩玩手枪还可以，在赌场上与雷震子比高低，她还嫩了点。”何天雄摇摇头。

“何叔，那你可就错了，她的那双手也许比得上你十年前的那双手。”

“这是真的？”何天雄惊奇地直视王涛，呆呆地定住了。

“难道我会欺骗您？虽然，对赌术我只能略知一二，然而她那惊人的记忆力和听力，还有那双令上帝也自叹不如的奇妙之手，是我一生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她可谓是一位天生的赌神，绝非夸张。”

“如果她真的如此高明。我倒想见见她的身手。”

“不，她不会随便出手的。她有她的作风，我们应该尊重她。”

“难道你想立刻将她推上赌坛，如果有个闪失，我会失去

所有的一切，乃至生命。”何天雄顾虑重重地说。

“何叔，不用瞻前顾后了，赌，本来就存在着冒险性，而这次我有绝对的信心赢得这场胜利，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即使……哦，不，我相信她那双手。”王涛有力地握了握拳。

与其说他是在显示那双女性之手的力量和无边的魔力，勿宁说他从心底流露出了埋没多年的力量。

然而，何天雄没有理解到，毕竟他老了，王涛心里在如此想着。

而何天雄眼中的这只拳头，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他心中明白，这场战斗，需要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而这个“战士”却又是轻而易举地被推出。

但他并没有有丝毫的懈怠。

雷震子毕竟是天下少有的高手。

时光飞逝如电，转瞬间，一星期的时间很快过去。

被称之为“诺亚方舟”的香港新界的豪华地下赌场巍峨地矗立在横州的雨雾之中。

天色依然是阴沉的。

一辆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在“诺亚方舟”的大楼前嘎然而止，从车上走下来的是何天雄和王涛。

何天雄之所以要开他心爱的劳斯莱斯来进行他这一生中都难遇到的生死悠关的赌局，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它既能显示出自己高贵的地位，又能显示出自己在香港登峰造极的气势。

他要气势压倒对力，而不是虚荣。

最后，从车上走下的是一位并不十分漂亮迷人的小姐，她上身着一件明快的红色真丝衬衣，下身是咖啡色西裤，乌黑光亮的高跟鞋立在雨水冲洗过的水泥地面显得极富弹性，雨帽遮不住厚密光润的黑色短发。她二十多岁，有一张生机勃勃的脸。右脸颊上那颗醒目的黑痣并未削减她温情柔丽的风采，反而更增添出她的典雅气质。嘴唇丰满，身材匀称健美，明亮的眼睛有时会从柔和的苔藓的绿色变成一种黑玉的颜色。

在生气，或是疲劳，或是激动的时刻，她的皮肤就会逐渐由半透明的乳白色转为深红的玫瑰色。

她叫宋燕春。

侠女帮中的其他三位都称她为燕春姐。

她很清楚自己今晚的特殊使命。

王涛与何天雄的目光不时地斜睨着她，他们都同时感到她的神态是如此的安详和出奇的静谧，没有一丝颤抖。仿佛她不是在进行一次具有生死意义的决斗，而是像一位少女去赴一次愉快的晚宴。

何天雄穿着一身黑色西服，雪白的衬衫打着漂亮的蝴蝶结，肉体内包裹着的心脏始终是悬着的。

三人怀着不同的心境迈着不同节奏的步履进入“诺亚方舟”的地下赌厅。

没有热烈的喝采，芬芳的鲜花，醉人的美酒。

一切都在静静地、悄无声息地、像细雨一样轻柔地进行着。

.....

“诺亚方舟”地下赌厅柔丽的灯光下，环绕赌桌对峙而坐的何天雄与雷震子均闪射出仇恨的火焰。

何天雄是目光咄咄逼人，似有气吞山河之势，而雷震子那白发飘忽下的一线天眼却闪着阴柔的光芒，显得虚幻而诡秘。

厅内没有太多的人。

何天雄身边坐着王涛和燕春。

雷震子左右两边坐下的是两位长发披肩目光冷峻的东洋人。

还有两位端庄秀丽的牌小姐，公证人当然是双方协定好的，他叫龙飞云，赌坛中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龙飞云见双方都已安坐，于是以征求的目光寻视双方，然后用宏亮厚实的声音发话：“两位先生，赌局可以开始了吗？”

何天雄极不耐烦地：“可以，当然可以。我早想见识见识东洋鬼子的私生子的运气如何？”何天雄出言不逊，神态傲慢。

雷震子听到伤人之言，只当微风过耳，并未被击起一丝浪花。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可以开始。

王涛却惊讶了，老头子怎么与前两日死狗般的状态判若两人了，赌局尚未开始，不见分晓，竟然如此狂妄。

龙飞云不敢得罪双方，只当未听见，琅声道：“请应战方何天雄先生提出赌局条件。”

何天雄故意干咳两声，便道：“我，何某，出道赌坛四十余年，未曾遇到过对手，当然，也攒聚了一点点财物。今日，雷老儿眼红，欲侵吞之。在坐的各位，都知道我，十年前已金盆洗

手。可雷老儿一再相逼，定要设下这一赌局，但我能与你赌吗？你看看，看看我的这双手丑陋不堪的手能赌吗？”何天雄高高地举起那双犹如被焦雷烧过的枯枝般凹凸不平的手掌。

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恐怖的手掌上，惊骇万分。

就连雷震子也感到了恐惧，然而，他的目光注视着的是比手更可怕的何天雄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

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之心从飘离灵魂深处的良心中油然而生。雷震子似乎感觉到自己是否在与一只死去的腐尸进行毫无意义的决斗。

然而，就在雷震子微发悲凉之心时，何天雄突地落下双手，重重地砸在赌台上，阴沉地盯着雷震子，以平静得令人心悸地语调道：“我不会因此而退缩，依然要接受你的挑战。这一双手不行了，可我的运气还能行。雷老儿，我们彼此输赢的机会依然是均等的。我提出赌局的条件并不苛刻，也是绝对公正的，让命运决定一切吧！”说着何天雄的目光投向了龙飞云，“请公证人龙先生听好，我们只赌一局，以一局定胜负，猜出盒子内金币的正反面。”

雷震子听到此言，心中微微一震，何天雄这只老狐狸果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竟然如此巧妙地摆脱了必输的困境，又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一番，且将输赢的比例辟为二分之一，难道我雷震子的运气永远是一条死胡同，按概率计算，这次的运气应该属于我了吧！

雷震子想到此，断然道：“好，何天雄，赌的方式理所当然由应战方挑选，我雷震子不愿赢得晦气，让人耻笑我趁人之危，强取豪夺，”他一派绅士风度，不失大雅地将难以磨灭的仇

恨压抑在心中。

“谁做庄？”龙飞云问。

“当然是应战方何天雄先生做庄！”雷震子挑眼道。

针锋相对的言谈之间，一位牌小姐已将准备好的一只精致的檀香木盒放在了赌台上面。她玉指轻挑，木盒开启，一枚耀眼的金币静静地躺着。

牌小姐礼毕恭敬地道：“请雷先生检查！”

雷震子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一没有生命的魔盒，突地右手轻拍赌台，盒内的金币陡地弹起，在半空中翻了一个面，又落入盒内，发出轻脆的声响，紧接着他左手一推一送，盒子如流星般滑到何天雄眼下。

这一系列动作只在眨眼间一气呵成，协调而流畅，有如行云流水，在座的发出一阵惊叹声。

唯有宋燕春凝然视之。

“哈哈……雷先生果然功力不减当年，可是你的运气也会有这样好吗？”何天雄嘲讽间将盒子拿在手中放入下面，……。

只是短暂的一秒钟之后，木盒子重新出现在了赌台上，何天雄面带诡秘地盯着雷震子。“雷老儿，我的赌注是很大的哟！”

“有多大？”

“是我全部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等，总价值十亿港币。你呢？”何天雄直逼雷震子。

雷震子略一沉吟。“我的财产总值是五亿港币，这是在香港的，日本还有一部分，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让手下的人去办

理财产过阜手续。”

“办理这一手续要多长时间？”龙飞云问雷震子。

“最快也要十个小时！”

“难道你要让我在这里等你整整十个小时？不行，我的条件中之所以阐明只赌一局，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耐心。”何天雄狂怒地喧叫着。

“那么？何先生的意思是——”雷震子依然平静地道。

“我的意思很简单，用你的命做为另一半赌资。”何天雄阴毒地道。

雷震子听到此话勃然大怒，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何——天——雄，你不要太狂了，既然你那么需要我的命，那我就搭上这条老命。”

“一言为定，”何天雄立起身，弓着腰，扑视着雷震子。

“大丈夫说话一言九鼎。”雷震子也同样站了起来，那一线天眼似刀剑一般欲穿透何天雄的心扉。他身边的两名日本人已经冷若冰霜，一言不发。

“雷先生，请你慎重考虑一下，”龙飞云问雷震子道。

“请龙先生放心，我考虑好了。”雷震子依然坚决地说。

“那就按赌场的规矩，写下生死字据，签字画押吧！”龙飞云以公证人的身份说。

“好！”何天雄与雷震子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道。

双方签字画押完毕。

龙飞云坐在椭圆形的赌台公证人位置，手伸向雷震子，“请雷先生定局。”

雷震子凝视着赌台上的檀木盒，点燃一支香烟，吞吐着云

雾，似乎要在烟雾飘渺之中捕捉到辉煌的一瞬。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

空气在凝结，连呼吸也终止了似的。

何天雄内心的奔腾之剧烈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他明白，雷震子的一句话，一个字，将决定两个人的命运。他感到每一秒钟的时光都在折磨着他，他感到心脏在剧烈地奔跑，似要跳出胸腔，而肉体表面似乎已麻木，失去了知觉，灵魂随着大脑的思绪悬浮于天际。

多么漫长的三秒钟啊，何天雄只感到他走完了生命中最具苦难的历程。

“是正面朝上，”雷震子从紧咬的牙缝中吐出这句话。

何天雄听到“正面”两字，“啊——”地一声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身体瘫倒在椅子的靠背上。

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何天雄输掉了一切。

当牌小姐拿着一把长长的标尺启开木盒时，众人的身体都扑在了盒子的上方。

那枚金币的正面朝着天花板闪烁着耀眼的光环。对雷震子来说那是胜利的光环，微笑又一次爬上了他的面容。

“当然满意了，赢得不光彩吗？你现在是穷光蛋一个了，去乞讨吧！”雷震子傲视着众人，仿佛赢下了全世界，他转过身子对龙飞云说：“龙先生，请将我今晚赢得的财产划出十万港币给赌场，作为今晚的费用，另外划拾元港币给何先生，别让他饿死在此，免得弄脏了你的地盘，沾上他的晦气。”

王涛见雷震子出言如此尖刻，恨不能扑上去，将他撕碎生吞了。他现在极度地后悔当初未能阻止何天雄，弄得自己也